

送女上哈佛

余岐青

望子成龍幾乎是每個父母的心願。在兒女求學的年齡，這種心願莫過於期望兒女就讀於理想的名牌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代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HYPS），和麻省理工大學。2006年的九月中旬，我們夫妻驅車上千里，從紐約州中部的家裡沿著88號公路和90號公路，橫貫紐約和麻省兩州，駛往波士頓，送女上哈佛。

為人父母，這個在女兒小時候偶爾會有的似乎是飄渺不可及的奢望，此時居然夢想成真。秋風習習送爽，歡聲笑語載道。開進波士頓後，轉過了戰場路（Soldiers Field Rd），肯尼迪路，等幾條街，跨過查理河，排了一個小時的汽車長龍，終於開進了劍橋區哈佛園（Harvard Yard）。我曾經來過這兒幾次，哈佛的雕像就在這個院子裡。但我那時並不知道，這個四周有圍牆的院子是新生宿舍區，每年一千六百名新生都集中住在這裡，次年又都搬走。女兒分在Stoughton樓，一棟老式的四層樓的雙人間，男女各兩層，約住三十餘人。搬完行李，女兒的心已在新生活和新朋友上了。我們知道我們該走了。再說每部車只允許在院裡停20分鐘。臨別時，我對女兒說：“開學後萬一得了C，不要懊喪。記住，這是哈佛的C。只要你盡力了，爸爸媽媽照樣會為有你這樣的女兒而自豪的”。

歲月如梭。丫頭小時候的天真面孔還歷歷在目。記得給她講了愛麗絲奇遇記的故事後，每次帶她到樹林裡玩，都跟她一起找進愛麗絲奇境的樹洞。那個三歲的丫頭一本正經地觀察著一個個的樹洞，問我這是否會是那個奇妙的入口。

丫頭讀小學時一次跟鄰居的孩子一起玩，被兩個孩子壓在她身上弄折了她的手關節。打石膏十餘天拆了後，手暫時伸不直。憑著醫生世家和在農村做過赤腳醫生的經歷，恢復機能的理療由我給她做。每天強行為她反復張開手臂恢復其手臂機能，她都怕疼不願做。可不做哪行啊。那一兩個月的時間，每天都得說服她，忍痛堅持鍛鍊半小時，跟著我提著不斷增加負荷的書包在屋裡走。為了減弱她疼的感覺，每次理療時，我都顯得若無其事。一邊做，一邊告訴她，人生總會有磨難，要學會堅強。丫頭氣憤地說，爸爸最喜歡折磨她。也許是我的冷酷，她慢慢地也習慣了。不僅沒有耽誤上學，連舞蹈學校每周的舞蹈課也堅持參加。這次骨折，使她在一段時間內心理上有陰影。不久有一次，帶她在後院滑雪。她突然摔倒了，以為是又跌折了腿，大聲哭起來，對我說：“為什麼老是我倒霉？”我心裡一驚，但是鎮靜地一邊幫她鬆開滑雪板，把她扶起坐好，一邊開導說，不要怕，滑倒是常有的事，爬起來就是了。然後，輕輕地幫她按摩幾下。幸好，的確沒事。接著又帶她繼續滑。

丫頭讀中學的時候，我們讓她參加幾項課外活動。像參加舞蹈學校；開車送她去私人教師那兒學鋼琴和笛子。這丫頭很要強。一項活動要是看到沒有取勝的機會，她就放棄。有一陣兒，她一時興起想學網球，要我們給她買了新的球拍和幾筒網球。打了兩個星期，發現打不

過同學，便馬放南山，很少見她再練了。在舞蹈學校她很認真地學了一段時間後，又不想繼續下去。我沒有勉強她，把她帶回家。倒是妻子嚴厲地把她訓斥了一頓，不由分說立刻開車把她帶回舞蹈學校。妻子對我說，這是她唯一的經常性的體育鍛鍊，又是女孩子，由不得她。她有一次在市裡的中學科學競賽中，沒有得到預想的名次，一上車就哭了起來。我很平靜地告訴她：“在日後的生活和競爭中，恐怕失敗要比成功多。因為山外有山，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很多。如果要哭，你一輩子有的是機會去哭的”。她看見我沒有同情，哭的情緒也沒了。

美國的一般公立學校和家長普遍不重視學生的數理化基礎訓練。家庭作業極少。沒有升留級制度。中小學生因而免受題海戰術的災難，享受了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其後果是大多數學生沒有學到該學的知識。有一個數據說美國的高中畢業生中60%沒學懂初等代數，40%英語不及格。各大學的教授普遍抱怨現在學生的數理基礎薄弱。不得不在大學為他們補中學的基礎課。我們一方面適當地增加她的課外作業，另外鼓勵她也像美國同齡的孩子一樣利用充足的時間業餘打工，培養自立的意識。在她未學會開車之前，她和同學們不時去臨時的集市店鋪幫忙賣小吃，掙個十塊八塊的，我們開車送她去，拿本書在集市上等她，還賠上她的晚飯錢。高中的時候她自己聯繫了去快餐店Subway打工。周末有時工作到晚上11點。我們並不在乎她掙的那些錢。正像她所說的那樣，這是原則問題。我們夫妻倆都做過農民和工人，這段經歷對我們一生有著重大的正面影響。我們覺得，尤其是在侍候人的工作中，孩子會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這是我們給她零花錢起不到的作用。

坦率地說，女兒高二時，送女上哈佛還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可不，我77年高考報了北大，不僅沒考上北大，當年連大專都沒考上。次年有了自知之明，根本沒報北大。夫人77年上大學也沒報北大。我們自己做不到的事，女兒幼小的肩膀，憑什麼我們要把這麼重的期望放在她的肩上？因此我們從來沒有把送女上哈佛當成一回事。而把目標設在州立大學。一個人要想生活快樂，得學會保持良好的心態，得學會將什麼（好）事，都介於想與不想之間。那時候我們更傾向於不想。也許正因為父母沒有給她設置這種壓力，她後來自己確定目標去爭取，不像有的孩子那樣，只是為了應付父母去學習。

之所以有務實低調的期望，很大程度是由於對美國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認識。女兒一直在公立學校就讀。美國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我真是不敢恭維。記得女兒上六年級的頭一天，回來告訴我們頭一堂數學課是測驗。測驗的全是兩位數的加法。女兒很高興地告訴我們她得了滿分。我聽了不由警覺起來。六年級的測驗，居然只是兩位數，還沒有減法和乘除法。中國的小學五年級學生早該把乘法口訣背得滾瓜爛熟。難怪我所在的在全國排名前80的大學，每年新生有四分之一的人算 $(2/3+2/5)$ ，可以得出 $4/8, 2/8, 2/15, 4/15$ ，等各種組合，唯獨得不出正確的答案。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我必須為她補課。我去了書店和圖書館，沒有找到合適的教材。我想找本習題集，讓她練習基本功。鑒於美國的教育比中國至少滯後兩年，我找來了一套中國的中小學數學和中文教材，要求她每個學期都定期在周末做一些中國低兩個年級的作業。相當於重讀中國低兩個年級的課。我不打算讓她超前。童年只有一次，在她的情況下，不超前會讓她快樂些。否則我累，她在學校也無聊。我只希望她打好扎實的數學基礎。另外，夫人每天教她半小時中文。這種要求一直堅持到她的高二。我找來的教材都不是重點中小學的補充教材，沒有太多的難題。她所就讀的學校在市裡12所中學中排名第六。因此雖然她在學校一直名列前茅，我心裡對這個第一的含金量沒有太大信心。

之所以有務實低調的期望，另一方面是源於丫頭對我們布置的課外作業的抵觸。孩子小的時候，一般不會天生就愛學習。往往是在後天培養的。至少我小的時候是被我父親打出來的。女兒也一樣。當我們給她布置課外作業時，她的抵觸情緒很大。總是想方設法擺脫。夫人沒法忍受我教女兒中文，因為我教她時，她的嗓門比我還大，批評我教得不對的聲浪一陣陣地傳到夫人耳裡。夫人說不知是我在教女兒還是女兒在教我。我在教她學習的時候，通常由衷地產生一種樂趣。不管她是在抵觸還是在順從，都是不同的可愛。而夫人在教她中文時，不時告訴我，丫頭快把她氣出心臟病來了。教兒女，父母一要耐心，二要堅決。記得丫頭十四歲的時候，又一次下定決心再也不做課外作業了。她一口咬定，自己是全校第一，為什麼還要做。我們也一口咬定，你那第一不算數，非做不可。否則不准玩，不准看電視和小說，老老实實地呆在房裡。我硬是與她僵持了一個晚上兩個小時，她終於讓步了，因為那作業只要二十分鐘就可做完，她發現不合算。我並不想使她像國內的孩子那樣，被題海戰術搞的昏頭轉向。她應該擁有快樂的童年和少年。但是我也不能放任自流，由她回家幾乎沒作業。直到高三，她再次提出她不再跟我們學中文，而是到大學修中文課；另外也不做我們布置的數學題，而是去修大學的微積分，即AP課程。我並不主張跳級，基礎沒打好，高等課程是學不好的。事實上後來她上哈佛，她所修的相當於賓漢頓大學一年半的大學課程的學分包括在賓漢頓大學修的四門二年級的課程的學分都不被哈佛大學認可。要想被認可，就得通過哈佛對等課程的考試。在我們的建議下，她沒去參加那些考試。我知道她學的高等課程沒有達到哈佛的標準。但是她在修這些大學課時至少是在做數學練習和學中文，相當於基礎訓練。這個要求也可以接受。她從此就不再接受我們的督促教育了。當然丫頭對學校的學習是很上心的，老師一旦布置了作業，她從來都是認真完成的。有幾年我們問她新年的許願是什麼，回答是希望保持全年級成績第一。她也因此得到老師們的鍾愛。後來讀高中時在我的大學修線性代數和多元微積分，她也是那個班裡為數不多的A生。她抵觸我們布置課外作業，恐怕是因為她覺得那不像做學校的作業，做好了成績優秀會有成就感。故她沒有了積極性。為了保護她願意學習的積極性，只好每個學期花幾千塊錢的大學學費去讓她學我完全可以教的課程。當然我們也考慮到如果將來她上我的大學，這些學費也沒白花。她只要再讀兩年多就可畢業。

預設目標，尤其是為兒女，應避免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也是從自己的經歷得出來的認識。77年高考失利後，我於次年考進中山大學。我發現最重要的不是進名校，而是進適應自己的學校。中山大學才是適應我的學校。我在中大如魚得水，成績保持中上，最終順利出國留學，成為全國77屆和78屆本科生中首批獲得統計學博士的四人之一。我明白了不要好高望遠，而要腳踏實地。因此我們對女兒也就沒有寄予太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這反而是一種雙贏的心態。她沒上成HYPS而上州立大學，我們會高興；上成了HYPS，我們當然更高興。

在某種程度來說，一所名校之所以好，是由於它能吸引出色的學生。對一群聰明的學生，老師很自然地會教得深些，多些。解析問題不需費太多口舌。如果一個學生不屬於那個學生群體，揠苗助長弄進名校，往往事與願違。因為老師不能因為一個學生影響一群聰明的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這一來有可能這個學生反而學不好知識，而且對其身心發展也很不利。

女兒在高三的時候，似乎有了被HYPS錄取的可能。由於聽說有幾所大學的治安環境不佳，考慮到她是女孩，我們規定她不准報那幾所大學。另外必須報一所紐約州立大學。除此之外，

我們再也沒有介入她的申請過程。女兒的申請書甚至不讓我們看。我們也不擔心，她的英文比我們好。她申請了哈佛，普林斯頓，麻省理工三所頂尖大學，以及威廉士(Williams)學院，斯沃斯摩(Swarthmore)學院，杜克大學，最後還有賓漢頓大學做後備。威廉士學院，和斯沃斯摩學院是美國排名前三名的貴族學校，這種學校全校只有千餘學生。我們在陪女兒參觀了這類大學後就對這類大學不以為然。我告訴女兒，這種貴族學校，除非拿到獎學金，別指望父母交五萬美金上這種大學。我們不是腰纏萬貫的富人。五萬美金畢竟幾乎相當我們一家全年的實際稅後收入。這種學校比州立大學好不了多少。這麼小的學校收這麼貴的學費，物非所值。我們讀完研究生後才發現，其實大學就學那麼點東西。如果孩子是讀研究生的料，本科讀一所好的州立大學應該足夠了。HYPS的學費也是五萬。那才是貨真價實。砸鍋賣鐵供她上也是心甘情願。

當我們看到女兒在希望進哈佛願望很強烈的時候，我給她潑了點冷水。2006年初，我曾和她有一次冷靜的討論。我對她說：“以你現在的高考成績（SAT）和應屆畢業生總成績第一的排名，是有機會被你選擇的哈佛，普林斯頓或麻省理工中的一個學校錄取的。但是，如果他們當中只有一所錄取你，你最好不要去，因為你大概是被湊巧選上。除非你有勇氣面對四年的成績倒數第一，否則四年美好的大學時光裡，你會很壓抑的。如果他們當中至少有兩所錄取你，那說明你屬於那裡。你在那裡的成績會在中上，心情也會好”。

當然，如果她選的這三所大學僅有一所錄取她，從心裡說，我們還是希望她能去。但是一件悲劇讓我有更成熟更務實的想法：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工作期間，一位同系教授的女兒進了哈佛一年後自殺了。我們都為他難受。對哈佛的新生，一個冷酷的事實是，幾乎所有哈佛的學生在高中畢業時都是全校應屆前幾名，進校後重新洗牌，總會有人從全校前幾名變成全校倒數第幾名。這個心理反差實在是太大了。這使我意識到我必須給她打預防針，讓她有心理準備。她若沒有必要的心理素質，我寧願她自己選擇不進哈佛。不管她進什麼學校，她永遠是我們的女兒。進了哈佛，經不起激烈競爭的考驗而輕生，女兒便沒了。何必呢！

一個新生被一所好大學錄取，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實上，那幾所頂尖大學被錄取學生中同意去的比例，哈佛不到八成，其他幾間約為七成。這說明了錄取的偶然性。否則，這個比例應小於一半，因為多數學生會選三間以上的HYPS學校。另外這三所大學每間錄取約兩千人，而全國獎學金競爭中的最後入圍者（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inalist）的那1.6萬人每人都有機會被錄取。可以推算，他們每人僅被一所錄取的概率是四分之一，但被兩所同時錄取的概率是百分之三，而被三所同時錄取的概率僅是千分之一。女兒聽了我的分析，點頭接受了我的觀點。出乎我的預料，女兒申請的大學全都錄取了她。入學後，頭一年因成績位於全校前10%而被哈佛大學授予“哈佛高材生”(Harvard Scholar)的稱號。她的確屬於哈佛。

許多父母為了孩子，找房子時都要選在最好的學區。我們也不例外。當初從八百哩外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搬來賓漢頓前，專門開車到賓漢頓找房子。三天下來走馬看花，妻子看上了現在住的這所房子，房地產中間商見這是我們初步篩選中的十二所房子中最貴的，立刻告訴我們它所在的學區是最好的學區之一。等我們買下並安頓下來後，才知道“最好”的定義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之一”的定義卻是可鬆可緊的，任人“各自表述”的。不是最壞也可算“最

好之一”。可是後悔也晚了，立刻再賣房子換到最好的學區似乎不現實。當時女兒才讀二年級，於是決定先將就幾年再說。幾年下來，覺得老師們和校長對女兒特別好。全校就她一個華人孩子。連高年級的老師也知道她。每次去她的學校，我不認識的老師們和不太熟悉的校長都會主動叫我：“余先生好”。她也挺喜歡那學校。再說我們的心態也沒有極力讓她將來進HYPS。我們相信她將來總可以進我所執教的賓漢頓大學，於是就沒有再搬家。沒想到歪打正著，儘管她的SAT得2320（滿分2400），她成了紐約州南部地區(Southern Tier)五個縣裡她畢業那年唯一進哈佛的學生。而那年這個地區幾千高中畢業生中只有三個學生被那五間頂尖的大學錄取。這個地區最好的高中有些學生SAT滿分卻沒能進HYPS。這原因之一有點像中國國內的高考移民。她所在的學區過去二十年都沒有學生進HYPS，一旦有人合適，被選中的機會會很大。天時地利人和都對她有利。並非只有名牌高中學生才能進名牌大學。

進HYPS，首先高考（SAT）分數要進線。這條線好像大約在2250。剩下的要看學校的推薦信，自己的申請書，高級選修（AP）課程的數量和成績，課外活動，文體天賦，各種競賽成績，以及社會活動能力。除了賓漢頓大學，其他六所大學都要面試，由那些大學的校友幫助面試。有些在本市，有的還在兩百哩外，每次要一兩個小時。她印象最深的是哈佛的面試。大概是丫頭就讀的謝年溝霍克(Chenango Forks)學區名不見經傳，那位哈佛校友見面頭一個問題：“是本校應屆成績第一名嗎？”第二個問題：“應屆生有多少人？”大有回答不滿意便請君打道回府的架勢。兩個問題都得到滿意的答復後，態度便和藹起來。據丫頭說，幾次面試的自我感覺還不錯。

以丫頭對老師的尊敬態度和老師校長對她的鍾愛，以及她在近年來的學生中的突出表現，尤其是每年都在市裡或州裡的科技競賽中奪得一兩個前三甲，我們相信學校會給她寫很好的推薦信，而這推薦信會對她的錄取起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不在社會活動方面丟分，在我們的鼓勵下，她參加了學校學生會的競選，結果既沒被選上主席，也沒被選上委員。我對妻子開玩笑說，要不勸她組織個華人學生會，那肯定能被選上主席（全校就她一個華人）。美國高中還有全國性的national honor society的組織，這有點像中國的共青團組織，每所高中有其支部，加入得先申請，然後經支部全體成員討論通過才能被吸收。暫且叫它資青團吧。女兒申請了一次，沒被批准。一氣之下向我們宣布她再也不申請加入資青團。我們倒是真希望她能入團，不入白丟分。但也沒辦法，總不能由我們為她代寫申請書吧。想想覺得還是拉倒吧，反正進賓漢頓大學不需要資青團團籍她也一定能憑成績進。好歹它的排名也在全國前八十。

女兒之所以被所有她申請的那些學校錄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女兒在音樂方面突出的成績。在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年度中學生音樂比賽中，三項比賽（鋼琴，吹奏打擊樂器，聲樂）的六個前兩名她獨佔兩名。得了鋼琴第二，笛子第一，兼總成績第一。這得歸功於夫人的遠見。當然主要還是女兒的努力。女兒小的時候，夫人就為她買了電子琴。在她七歲的時候，一天夫人打電話告訴我，她剛買了一部YAMAHA的鋼琴，“很便宜，才五千美元”。她先斬後奏，我是無言以對。心想，好大的口氣，我們十年來先後買的四部二手汽車最貴的才兩千五。以後夫人又為女兒買了一只三千美元的笛子。要是我這個鐵公雞，決不會買這麼貴的樂器的。

一開始，女兒並沒有因此對音樂產生愛好。每個星期，幾乎是等到要去見音樂老師的前一天，才會練習一個小時。看見這個樣子，我心想，八千塊錢大概是要打水漂了。不過，想到我們夫妻倆都沒有音樂天賦，也就認了，沒有逼她。到了高二，她突然發現她在市裡的青少年交響樂團裡有機會爭取坐笛子的第一把交椅（首席笛子演奏者），鋼琴比賽也有機會獲獎，便發奮起來。勤學苦練，竟然如願以償。記得2006年初，市裡社區（業餘）交響樂團為她舉行獨奏音樂會，二十多個教授，工程師，音樂老師為她伴奏。出場之前，司儀介紹，她是當年Southern Tier地區高中音樂比賽中鋼琴第二，笛子第一，總成績第一，該校應屆畢業生成績總分第一（valedictorian），全國高等選修課程（AP）考試優秀生，全國獎學金競爭中的最後入圍者，哈佛新生，主修理科。該樂團每年都會舉行同類獨奏音樂會，鮮有獨奏學生會是哈佛新生。所以司儀介紹完，女兒走出來時，全場響起非常熱烈持久的掌聲。夫人當時激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了。她都不敢相信，舞台上那位亭亭玉立一身漂亮的黑色晚禮服的苗條的笛子獨奏者就是自己的女兒。

我們夫妻倆都有過不平凡的經歷。我們很想把自己的經驗教訓人生感悟告訴丫頭。但是根據青少年特有的逆反心理，我知道很難用嚴肅的談話方式把這種信息傳給她。正好，我有了把這種人生感悟及早寫下來的欲望。因為時間長了，許多人和事都快忘了。當時不習慣中文的軟件，便先用英文寫下來。題目叫做“我要上大學——從工農兵到美國大學教授”<ftp://ftp.math.binghamton.edu/pub/qyu/univ3.pdf>。然後請丫頭幫我修改英文。丫頭改得很仔細，她不明確的地方，便會問清楚我想表達什麼意思，然後再修改。二十頁的回憶錄被她改得慘不忍睹。她還花了一個多小時向我解析我為什麼寫錯了。這是她上高二時的事。這次修改，無疑把我的意圖完美地實現了。一舉兩得。不久她就問我們：爸爸攻讀數學博士用了多久？媽媽攻讀物理博士用了多久？我們很高興，知道丫頭在盤算，她自己攻讀博士該用多久。

美國公立大學學費在一萬到兩萬之間，私立大學在三萬到四萬之間。另外加上生活費和書本費約一萬多。美國大學本科一般只給極少數（不到百分之一）的優秀學生獎學金。各校根據各自的財力及學生家庭的收入，按需分配助學金。助學金與成績沒有關係。七所大學中，賓漢頓大學給了她全免學費的獎學金和低息生活費貸款，因為她條件突出。哈佛給了她兩千塊的助學金，因為哈佛很多新生的家庭比我們富。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分文未給。可見他們的多數的新生家庭沒哈佛的有錢。

賓漢頓大學的錄取沒有懸念，申請信收到的第二天就錄取了。因為她在申請前已經註冊修了該大學二年級的四門課，且成績全A。其他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二月開始發出，持續到四月底。威廉士學院在二月首先發信，信上說她在申請的學生中脫穎而出，屬首批錄取，其他新生要到兩個月後才會收到通知。這時她開始向我們嘀咕，萬一HYPs不錄取，她不想去賓漢頓大學。三所頂尖大學中，首先接到的是MIT的。那是三月底。那天五點左右，丫頭從依妹兒得到通知，滿臉漲紅地下樓告訴我們：“你猜怎麼樣，我被MIT錄取了”。哈佛是在四月中旬才發通知。那天大概也是五點從依妹兒發通知。我是五點半後回到家。家裡靜悄悄。夫人面無表情地坐在沙發上，丫頭不在家。夫人告訴我她剛走，去學校參加課外科技活動。我也沒繼續問哈佛的事，心想：意料中事，哪兒有那麼好運，中了MIT又中哈佛。晚飯時，我們夫妻倆笑著說，MIT就跟哈佛是一樣好的，能進MIT就很運氣了。六點多，我們一起散步，剛

買的手機響了，女兒在電話裡告訴我們，她被哈佛錄取了，錄取信五點就到了，不知怎麼搞的被弄到依妹兒的垃圾郵件堆裡，所以沒接到。她是剛才在心不甘的情況下發現的。丫頭原來一直嚮往哈佛，常常提起該校二十年前有一個高中生上哈佛。當時她非常興奮。我們也喜出望外：我家有女上哈佛。原定一個星期後去MIT參加新生夏令營，此時似乎沒有必要了。後來決定還是去，反正是暑假，MIT給白吃白住。見識一下另一所名牌也挺好。誰知她在夏令營裡三天，被洗了腦，接受了MIT散布的哈佛不如MIT的種種論調，變得傾向於麻省理工。到四月底，女兒接到了那所有的7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接著要決定去哪間。於是在一天晚飯時，一場激烈的爭論展開了。普林斯頓雖然是當年的大學排名第一，女兒覺得離家太近了，不在考慮之列。我們也沒意見。小鳥長大了，總是要遠走高飛的。接著丫頭說她覺得MIT好，並一一陳述理由。夫人不同意，要她去哈佛。倆人調門越來越高。丫頭憤憤不平地說：“你們原來說好了如果那三間學校有學校錄取我，由我選擇其中的學校。現在你們說話不算話”。夫人也激動地說：“女兒你怎麼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和體諒父母。畢竟五萬學費是一筆很重的負擔，哈佛給兩千助學金，總比沒有好，更不要說哈佛的名氣比MIT大”。在我看來，雖然我完全贊同夫人的看法，但是丫頭也有一定道理，父母要說話算話。再說那三所大學的本科不相上下，都是等價的。去哪間都沒錯。所以我充當和事佬。最後還是夫人提出妥協意見：通過該中學質詢辦公室向MIT要求也像哈佛那樣給兩千塊的助學金。如果MIT答應了就去MIT。第二天，中學的老師立刻為她打電話問了MIT，回答是沒門兒。在MIT的學生中，她大概不屬於百裡挑一，不是MIT志在必奪的學生。也許是老師也給了她建議，丫頭回來後，對我們說：“就去哈佛吧”。

如今女兒進了哈佛，適應了那裡的學習和生活。要說成龍成鳳還為時過早。萬里長征第一步。將來能否有所作為，還要看她的繼續努力。應該說，她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起點。她不喜歡學醫，法，商，而選擇學理工。也許要有別於父母，不選數理，而選擇了生物遺傳學。我們任由她選擇。既然她憑自己的能力考進了一流的大學，她應該有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的權利。人生中一件理想的事是能夠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而這工作又能豐衣足食，自給有餘。出人頭地大福大貴的成龍成鳳，只是極少數人才會有的幸運。可遇而不可求，不必認真追求。以後的生活道路，由她自己選擇自己走。人生的酸甜苦辣，應由她自己品嚐，尤其是她這一類青年。父母都希望兒女幸福和快樂。幸福和快樂是一種心態，一種心情，與物質生活條件有關係但是沒有必然的聯繫。過多地干預有獨立自主意識的孩子的選擇，只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使她們感到壓抑和不愉快。